

樊骏：一个真实的神话

逝者档案



姓名：樊骏
终年：81岁
籍贯：浙江镇海
生前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 85193207

□魏建

2011年1月15日，樊骏先生去世了。

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50多年。退休后，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享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然而，按照当今流行的“专家”标准，樊骏先生连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没有奖项、没有申请科研项目，没有学术专著（只有论文集等），发表的论文也不多。可是，读过樊骏论文的人，几乎都是交口称赞。

1986年春，在全国老舍研讨会上，樊骏先生宣读他手写的论文《认识老舍》，台下鸦雀无声。我和许多与会者都惋惜记不下来，问他何时能看到文字稿。他好像很不安地说：“写得不好，还得改。”等了一年，两年……整整等了十年！这篇论文才正式发表。我们都在赞美这十年磨一剑的杰作。可樊骏还是不满意，直到2001年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这就是樊骏的众多“神话”之一：一篇论文修改了15年！

樊骏“神话”之二：不当导师。我国刚设立学位制度的时候，樊骏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了，可他不申请，连硕士生导师也坚决不当，直到退休。熟悉樊骏的人都知道，他这不是谦虚，也不是想摆脱做导师之累。他想做事，并不想要名。他义务地辅导别人的许多硕士生和博士

生，年复一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后学晚辈，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私淑弟子想请他吃顿饭，他一次也没有答应。

樊骏还有一个更神的“神话”。

2000年，一条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脛而走：有一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人出资100万元设立“王瑶学术奖”。我们都想知道这神秘人物是谁？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教授的女儿。

两年后，樊骏先生的《认识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选首届“王瑶学术奖”候选论文名单。樊骏力辞不受，评委们却坚持要评。

在争执的当口，某知情人说漏了嘴——樊骏就是那出资人！在场的人震惊了！有人说：樊骏即使以他的名字捐款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啊！何况用老师的名字，还不让说！说话人声音中带着哽咽。哪知樊骏后来又捐款100万元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立“勤英文学研究奖”，同样不让别人知道捐款人是谁。

樊骏先生的安贫乐道也是大家传颂的话题。他出门不要出租车，直到80岁还是乘公交车。我只见过他的三件衣服：蓝色涤纶中山装，白色衬衣，晚年那件灰色夹克衫。樊骏先生捐出的200万元是包括他继承遗产所得的几乎全部家产。他自己省吃俭用，却倾其所有奖励他人的研究。

无论顺境和逆境，樊骏先生

都能做到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后者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关乎国家的学问。他从1953年起就参与统筹全国文学研究的宏观战略。1978年以后，他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高屋建瓴式的全局性思考，亲自规划、组织和领导这一事业二十多年。可惜，这位胸有“天下”的学界领袖，却没有一个家，一生没有结婚。除了做学问，他没有多少喜好。我们见他多是在学术会议上。会后的旅游者中从没有看到樊骏的身影。我们常常不理解，他急着回家干什么？那个家永远只有一个人和数不清的书。

大家总在传颂樊骏先生的“神话”，好像他就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感动中国人物。他所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他人格的高尚和这高尚背后的自我牺牲。在做人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严到近乎苛求的程度。比如，不知多少人关心他为什么不结婚？他几乎都不回答。据樊骏的弟弟说：他不结婚是怕自己的严苛让别人受不了。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樊骏先生对自己是怎样的严苛：不能当个好丈夫，就不当；不能当个好父亲，就不当；不能当个好导师，就不当……

樊骏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刚开完会我听说樊骏先生病危，急忙赶到北京医院他的病床前。他双目紧闭，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从他那里唯一感受到的信息就是体温极高。他身边的亲友给我讲了日常生活中的樊骏，

尤其听他们说到，前天抢救的时候樊骏先生痛苦得全身颤抖，这时的樊骏先生在我的眼前变得更加真实而平凡，变成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只是在人格上超越了众生，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

樊骏先生不可企及，却并非遥不可及。他不就是总说真话吗？不就是总以事业和他人为重吗？不就是不占公家的便宜吗？不就是不当导师吗？不就是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吗？……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又有几人能做得好呢？

这就是樊骏先生：常人应该做、都能做、却都没做的事情，他尽可能地都去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把人应该做的事情视为信念而坚守如一。一件事情，常人觉得应该做，一旦要付出牺牲，便不去做了。樊骏先生则是只要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多大的牺牲，他都真的去做；这样的信念，常人信于一时，而樊骏先生却能信于一世。为此，他舍弃了那么多人间的享乐，可他的人格是完满的，他用追求大爱、大义、至真、至善的一生，彰显了人性的光芒和人之为人的尊严！

在樊骏先生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写了一副挽联，献给他的在天之灵：

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所有

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干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腊月里回家的候鸟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喜气洋洋贴春联

□李晓

人山人海，有一群人从中国的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港口开始踏上回家的路。春运，这是我们的国家，一个最特殊的动词。春运的汽笛，在腊月里鸣响，与乡村的炊烟、纵横的道路、眺望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游子回家的巨大画卷，徐徐铺开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

他们，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步一步移动，手里握着一张票，其实回家的路不需要借助任何地图，故乡的地图就是他们的心电图。在这个年关，故乡泥土里的根须，跨越高山大河，抵达他们的足下，心房中，相系相连。人群中，他们的眼神疲惫而焦灼，却又像手中燃起的烟头一样，刹那之间闪现热烈而喜悦的亮光。

年初，他们一群一群涌到这个城市里来，被称为农民工。到了年关，这群城市里的候鸟，又要一群一群返回到故乡的山梁与丛林之中。候鸟们的鸣叫，只有回到真正的故乡，才会婉转悠扬。候鸟们无数次迁徙，但他们明白自己真正的故乡不可遗忘。

我在千里之外，仿佛望见了堂叔在火车站的身影。堂叔一家三口，分别在温州的三个工厂打工。54岁的堂叔，有着一身硬骨头，还有着一身爆发力，他在工地上当搬运工。53岁的婶娘，凭着在乡村的一手厨艺，在一家工厂的食堂做饭。29岁的堂弟，一个喜欢紧咬着厚嘴唇不吭声的男人，却喜欢唱流行歌曲，他在温州

的一家酒吧跑堂。堂叔一家三口，在这个腊月，相扶相携，在人海声浪中踏上了回家的路。

堂叔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再换乘客车，满身风尘赶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堂叔扛着一个装肥料的尼龙口袋，那里面，是他们一家的家当。堂叔肩上的尼龙口袋，让我想起他们一家三口，在那个陌生城市里艰辛求生，想起他们远离故土的孤苦落寞。

我给堂叔倒了一杯水，他咕咕咕地一口喝下。堂叔擦擦嘴，我看见，他下巴上零乱而倔犟的胡子还在滴着水，想来是刚才他一头扎进杯子喝水喝得很猛的缘故。堂叔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存折，他呵呵大笑起来：“侄儿，这一年，我和你婶娘，挣了二万三，都在这折子上，该好好过个年了！”

中午，堂叔执意要请我去吃饭。他喝了几两白酒，走路都有些跟踉了。在我家阳台上，堂叔一眼望见了故乡山梁的背影。他擦着湿润的眼角说：“侄儿，我得和你婶娘马上回家。”

堂叔和婶娘坐上了两辆摩托车，沿着一条刚刚硬化不久的乡村公路，突突突地回到乡下的老家去。

乡间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几乎淹没了路。堂叔一路感叹，村庄里的人都快走完了，没人气了，没什么人气了啊。

没人气的村庄，在山脚下守着千年的寂静。堂叔回了家，便往黄桷树那边的山丘上

赶，山丘上是几座祖辈的坟。堂叔双腿跪下，重重地磕了几个头。随后，堂叔燃起一串鞭炮，他喃喃地对黄土下的亲人说：“我回来了，回来了……”

一连几天，堂叔都在山梁上走来走去，眼神与炊烟一同飘上了云端。他甚至去山林里砍了干枯的树丫，扎成柴捆背了回来，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在几户乡村人家，有堂叔的几个长辈，他和婶娘被一户一户请去吃饭喝酒，他用烟盒纸包上一二百元的红包孝敬长辈，他给孩子们们在城里买了礼物，买了他认为最好吃的糖果。

回家的堂叔在村子里发出了开怀大笑。一个沉寂的村庄，在堂叔的笑声里，迎来了又一个新春。

堂叔的回家之路，就是整个中国“候鸟”们的腊月回家之路。而炮竹声里，家就站在故乡的村口，发出最深情的呢喃：回家啊回家，回家过年……



□侯中兴

小的时候，尽管我认识的字不多，但谁家的春联写得好看，谁家的字写得好看，却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俺大爷不识字，有一年求人写了几副春联，也没找清顺序，把糊糊往屋门、外门、猪圈门上一抹，三推两糊擦就大功告成了。打眼一望，红彤彤的挺喜庆，甚好看。不想学校的老师正巧打门前过，一看字，乐了：“叔，贴差咧！”

俺大爷一愣怔：“谁说的？我专门找人写的，还能有错！”老师辩解道：“不是字写差咧，是你贴的不对。把‘猪羊满圈’贴到屋门上去了！”

哈哈！一直到今天，拉起来都让人发笑。

还有一年，我跟着川哥去外村走亲戚，听说这村有个老头儿，腿脚有点儿不灵便。因为过得穷，就经常到田野里拔萝卜、薅葱，四邻八村名气不小。过年了，他也和别人一样贴了春联。外甥来给他拜年，一见春联不由怒发冲冠：“舅，这是谁写的？气死人了！”

老头儿还不乐意：“气什么气！我搭了一盒烟人家才同意给写的。气不了，谁看见谁喜哩！”

他外甥急了：“俺的糊涂舅哎！我念念你听听：‘一颠一扭下四坡，不是偷来就是摸’。横批是‘非偷不可’！”

老头儿一听气大了，要不是他外甥拽住，非找写春联人的麻烦。

这，也成了乡村多年来久谈不厌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每

当过年，一贴春联就让人想起来了。

我的字虽然写得不好，但每年都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十篇二十篇的作品，那就算个文化人了。于是，住在同一个家属院的左邻右舍们就拿红纸笔墨找上门来了。我总是有求必应，还要现编现写，力求与别人写得一样。常常是桌子上、床上、柜子上，屋里只要有空的地方就摆上了春联。

累虽累点儿，但到各楼道里走走，看见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好多家人的门上，心头就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

每当此时，总也忘不了乡下人给军烈属们贴春联的情景。

村干部们准备好写有“军民团结一家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等内容的春联，带上猪肉、烟酒等礼品，拉起一班人马，就敲锣打鼓地慰问军属。常常引来一大帮孩子，跟在队伍后面大呼小叫凑热闹。

到了军烈属家门口，有人就扯开嗓子唱歌谣：“咚咚锵，咚咚锵，对联送到大门上。幸福生活多美满，革命军烈永不忘！”

领头的村干部拿上礼品进家拜望主人，说上一大堆祝福的话。在主人热情的敬烟递茶中，小伙子们就刷刷地贴好了春联。主人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在噼里啪啦的响声中，止不住的热泪满脸，呈现出无上光荣的神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亲自动手写春联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喜气洋洋贴春联的心情，却一点没有改变，一年更比一年好。